

青春之城

■刘笑伟

一次大会开幕典礼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毛泽东等到会讲话。大会通过《全国救国纲领》草案及章程。

1938年4月15日,《新中华报》发表了毛泽东为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成立一周年的题词:“青年是抗日战争的生力军,目前青年团体的任务是团结全国一切阶层的青年男女,大批地走向抗日战争的战场去,充实正规军的战斗力,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在后方的青年人,也是一切为着战争胜利而工作。中国的解放主要依靠青年人。”

在党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乃至全国的青年抗日救国运动蓬勃开展。

1939年3月18日,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决定把5月4日作为其成立纪念日,并向全国青年提议,定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

为纪念五四运动和宣传中国青年节,陕甘宁边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

4月28日,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刊出“五一、五四纪念特辑”,刊载了胡乔木《纪念中国青年节与国民精神总动员》,艾思奇的《五四运动在今日的意义》和冯文彬作词、吕驥作曲的纪念五四青年节的歌曲。5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登载了毛泽东撰写的《五四运动》一文,他希望全国青年“到工农民众中去,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

1939年5月4日,延安各界青年在抗大第五大队坪场举行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暨首届中国青年节大会。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林伯渠、宋庆龄等10人组成名誉主席团,冯文彬等23人组成大会主席团。大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青年运动的政治方向的讲话,这个讲话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就是这个“抗日救国”的先锋。为了确保这个方向,毛泽东提出的重要原则是“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

毛泽东刚做完讲演,几位青年高举火炬进入会场,全场起立欢呼。他们跑步绕场3周,然后到主席台前向毛泽东敬献锦旗,锦旗上书写“新中国的火炬”几个字。会后,还举行了欢乐的篝火晚会。

多年之后,当年在延安鲁艺任教的诗人萧三写了一篇《我怎样到鲁艺》的文章,回忆起青年人那一天的欢乐:“晚色已经涂上了清凉山、宝塔山……场中几处却燃烧着熊熊的野火,照得通红”,已经晚上十点多,“在回鲁艺的路上还听得见场中的歌声和看得见那里的火光”。

在抗战期间,党中央十分注重引领青年思想,用党的理论武装青年,引导青年听党话、跟党走,努力成长为党和国家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中国共产党到陕北后创办了安吴战时青年训练班。这个班,就是要在最短期间教授青年各种最低限度的军事、政治、纪律知识,然后投入到抗战中去。安吴青训班学员们的日常生活和学习安排全部实行军事化,先后组编了127个连(队)。从1937年到1939年下半年,青训班共办了14期,培训了1.2万多名学员,成为青年抗战的“人才大本营”。

安吴青训班筹办中的两件事,体现了党的领袖对青年培训工作的高度重视。

当年筹办安吴青训班困难重重。要办下去,最大的问题就是经费。办一期,最节约也要200元。在那个时代,对于党中央来说,这钱也是个不小的数目。大家正在为经费发愁的时候,毛泽东说,这钱应该花,青训班要办下去,而且要大搞。毛泽东一拍板,青训班继续办学的问题就解决了。

青训班在办学中,遇到了缺少优秀教员的问题。当时负责办班的中共中央青年部部长、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主任冯文彬在抗大中物色了两名教员。他找到当时抗大教育长罗瑞卿,结果罗瑞卿不同意放人,说抗大正在飞速扩大,自己的教员也不够用。

冯文彬一想,只能去找毛泽东了。当面请示时,毛泽东批了一个条子,上面就是7个字:罗瑞卿同志,照办!

抗大第四期正式开学后,由于来延安的青年学生人数猛增,这一期学员达到5000多人,几乎是前几期学员人数的总和。这是抗大历史上学员人数最多的一期,也是知识分子比例最高的一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从西安徒步来到延安的。



那年·那月·那日(中国画)

杨可作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老爸,我快坚持不住了。”记不清那是新生军训的哪几天,我脚部受伤,每走一步都钻心的疼。当在电话中听到父亲的声音时,一直表现得坚强的我,所有的委屈顷刻间化成泪滴落下。

“儿子,你现在虽然穿上了军装,但还不是一名真正的军人。越是苦的时候越要挺住,只有过了这一关,你才能真正体会到当兵的滋味。”电话那头,父亲的声音温暖坚定,给予我力量。

父亲曾是一名有着30年军龄的军人。像众多军人家庭一样,我们总是聚少离多。刚上小学没多久,父亲所在的部队被派遣到苏丹执行国际维和任务。很长一段时间,我总是在早饭时接到父亲的电话。“儿子,身体怎么样,学习怎么样,有没有听妈妈的话,我们约定的计划做得怎么样了?”电话这头的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嘟囔着、回着,甚至责怪父亲的电话会耽误我到校的时间。父亲并不介意,在分离的日子里,来自千里之外的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千万颗青年的心,埋藏着对敌人的仇恨……无数的人和无数的心,发出了对敌人的怒吼。士兵瞄准着枪口,准备和敌人搏斗”,这首当年传遍祖国大地的《延安颂》,唱出了中国青年的抗日决心和豪情。

全民抗战爆发前后,当年的延安一下子涌入了几万年轻人,使这里成了青春之城,也成了希望之城。在延安,青年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担当起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重任。

如何看待这些青年?在延安,深有历史远见的中国共产党,十分关怀和重视中国青年运动的发展,始终把青年看作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前进的重要力量,始终把青年运动置于党的领导之下。

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策略任务。为此,1936年11月,党中央把青年运动的主题,确定为吸引广大青年参加抗日救国的民族统一战线。

为团结各界青年抗日,党中央做出了改造共青团的决定,把这个先进青年的共产主义组织改造成为广大青年群众的抗日救国组织。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各级共青团,自下而上地建立了各级青年救国会。这一决定,动员和组织了广大爱国青年投入抗日救国的民族解放斗争,使青年运动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七七事变”后,成千上万青年纷纷走上抗日前线,全国青年抗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为了进一步发展和加强全国青年运动,集中统一对各青年团体的领导,1938年5月,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建立青年工作委员会,由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兼中央青委书记。这样,全国青年的抗日救国运动有了党的统一领导。

为进一步号召和团结全国青年担负起民族解放和抗日救亡的任务,1937年4月12日,西北青年救国代表大会第

扎根

■高群

之称的喀喇昆仑从未在世人面前揭下它冷峻的面纱。皮肤皴裂,头晕目眩,甚至还掉起了头发……服役期满,走还是留,站在冰川达坂之上,看着肃穆的雪山,李亚斌踌躇不决。

“快看,这里有棵草!”“一棵草”在新战士中引起了惊叹。李亚斌过去一看,竟是“老朋友”,他没想到这里也会有骆驼刺的身影。这次,他做起了解说员:“这叫骆驼刺,班长说过,没有被骆驼刺扎过,就不算大西北的兵……”大家应声看去,他脸上已滚落两行热泪。

“90年来,我师先辈转战9省区,始终将‘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的红军师精神代代相传……”恰逢师成立90周年,“师史我来讲”活动中,已是下士的李亚斌在台上动情地说:“一代又一代红军官兵像骆驼刺一样扎根在茫茫戈壁——忘不了训练场上的挥汗如雨,忘不了三尺哨位上的春夏秋冬……

“这叫骆驼刺,是这里唯一的绿色。”班长向他介绍起了“新朋友”。看着眼前干枯卷叶的骆驼刺,没有美丽的身姿,没有动人的故事,还让他伤痕累累,李亚斌恨不得踹它一脚。班长却笑着说:“没有让骆驼刺扎过,就不算大西北的兵!”

骆驼刺的厉害之处就在于,环境越艰苦它扎根越深,所以它一直傲然于此。“春天来了,看着戈壁滩上新冒的绿芽,李亚斌陷入沉思。怎样“扎下根”,此刻他已有了答案。

第二年,高原驻训如期而至。“风吹石头跑,地上不长草”,有着“生命禁区”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军旅人生中,毕文波将军是我幸运的师长和首长,一个永在我心的人。前岁他与世长辞时,我赋联寄思:北大骄子立德立言立功家国文章千古龙江颂,军中夫子传道授业解惑儒将风范万世春波流。联非工对亦无溢美,它基于我们30多年的忘年之契。

我们相识在20世纪80年代。那时,他是原军事教育科学院马克思主义教研室的主任,我是原总政宣传部院校教育局的干事。以工作为纽带,我们结下忘年交。“一个有学问的学人、有智慧的哲人”,是我对他的最初印象。他生在人文荟萃的安庆,长在耕读继世的人家,未及垂髫便由父亲亲炙发蒙,总角之年就能和师长谈《论语》、品《国风》。1958年,他考入北京大学,读完本科和研究生的,于1966年因学业优异留校任教。他饱读经史子集,于1970年携笔从戎。由此,国家少了一位理论语言学的专家,军队却得到了一位办学育人的学者。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他在军队院校历练多年,最后出任原南京政治学院院长,以自己的学富五年培养了万千学有所成的人才。

20世纪80年代初,钱学森高举起中国科学思维研究的大旗,他积极响应,认真开展相关研究。1988年,他和军械工程学院郭世贞教授主编《军事思维学论纲》,为这一学科建立立下开山功。走进新世纪,他又和原南京政治学院的严高鸿教授等推出《军事思维学前沿问题研究》《当代军事战略思维研究》,吹响了向军事战略思维冲击的集结号。严教授曾对我说:中国军事思维学的交响乐,毕文波奏的是主旋律,唱的是主题歌。他自己亦屡次言我:世界上一切竞争,说到底还是思维在博弈。谋全局方能谋一隅,战略思维是军事思维学必须攀登的最高峰。他说他的“学术梦”,就是要通过探索军事战略思维学,为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中国化写新篇。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今天,令先行者欣慰的是:他为此所进行的不懈探索、所收获的众多宝贵成果、所培养的一大批优秀人才,可资强国强军,业已光前裕后,功莫大焉!

1990年7月,他到原总政宣传部任副部长。那时,我正参加电视剧《走向英特纳雄耐尔》的创作。后来,这部片子经央视两次播出,荣膺全国纪念建党70周年电视文艺节目评选唯一的专题片一等奖。这一集体奋斗成果中,有他作为分管副部长的贡献。我现在还记着,有时他在审改文本中情不自禁,会大声把隔壁房间的我唤到跟前,分享他的击节赞叹、抑扬吟诵和神采灵感。

看人须经时和事。数年共事相处,刷新了我对他的认识,常感喟:他何止是“学人”“哲人”,分明还是一个“有大情感的诗”嘛!此后,他有新诗作时会送我几册“一晒”,有新著作出版时会送我一册“惠存”。正是在这些闪烁他灵魂光芒的歌咏中,我一次次地触摸到他心中澎湃的“大情感”。他的诗里有对党和国家的爱,讴歌新时代“川流替兴,万紫千红,于斯得意无比;国运宏远,奇方妙略,在此开端有成”;他的诗里有对人民军队的赞,“荷笔营盘思战事,执笔纸上化纷纭。惟愿明朝万国泰,社稷金汤赖一流”;他的诗里有对办学育人的“痴”,“挥洒讲台三尺,领航高远无限。他人腰缠万贯,我有弟子三千。无私无愧无悔,桃李报以清泉”;他的诗里有对故去父母的思,“倚门望断东塘堤,荷锄急风吹青衣。几跌几起迎学步,喜泪只问儿可饥。惟愿父母在梦中唤,月光欲拭两腮啼”。生活中的他是一个性情中人,有爱也有恨,有情更有义。谁要是违背党的规矩说话办事情,他必定怒发冲冠拍案起,嬉笑怒骂都是好文章。

2006年秋,我受命到原南京政治学院工作,又和他相聚在这所“虎踞龙盘”

春风无言育桃李

■孙临平

的学府里,有更多机会在他的谈笑风生中聆听教诲,享受精神会餐。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回顾与他弥足珍贵的交往,愈感他最发光的品质是“好人”,一颗心是诗心、哲心,更是仁心。他对党忠诚。当院长,“办党校”是第一职责,他和“一班人”牢牢把握办学育人的正确方向,造就了一支忠诚党的创新理论的教员群体,构建了一个以党的创新理论为主题的教研体系,培养了一大批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起来的人才。他待人厚道。智慧无城府,透明像水晶。不论上级和下级,都乐意和他往来。曾有学生,受不了他对自己的论文要求太高,他闻知后把学生们找到一起倾情交心,说:“我对你们严格要求,因为我有资格,我自己是严酷要求。我以严酷律己作本,来对你们严格要求,不可以吗?”他历来这样宽人严己。他精神境界旷远辽阔,物质生活简单平常。除了爱喝浓茶爱抽烟,我实在想不出他的衣食住行有何特殊之处。他心里装着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宗旨,也装着“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和“三不朽”的追求。他身上的“夫予气”,实是一泓官德人品的清流。

难忘那年,我到南京出差时看他。三九寒天雪夜,在他那间没暖气的宿舍里,他兴致勃勃地与我侃侃而谈。而于我而言,几个小时里,围着一个废柴油桶中若明若暗的呛人烟火,面对着一个裹着棉大衣还要不停地搓手跺脚以驱寒气的共和国将军,远眺窗外夜色中矗立的一座近百年的办公楼,不由得心游八极,离开两人的夜话主题,想了很多很多。

毕文波将军离开我们远行了,但道徳、文章、事功俱在,如同万里长江,不舍昼夜,流过他的家乡安庆,流过他工作和生活过的南京上海,流进涛声天外的深海外洋,流进怀念他的人们心中。



刊 扫一扫,听“长征副刊”往期美文

那一天

■乔子宸

冷炮,既要承受白天45摄氏度以上高温的炙烤,又要习惯夜里成团蚊子的叮咬;既要克服身体的不适,又要忍受着对家乡亲人的思念,绝不能影响执行任务。因为父亲的讲述,苏丹不再遥远,军人的生活不再陌生,那些坚守在维和战场上的军人成为我平凡生活中的英雄。也许就是从那时起,我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我也要像父亲一样做一名优秀的军人。

在梦想的激励下,我愿考上了军校,向着成为一名优秀军人迈出了第一步。然而,很快我便感受到理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烈日炎炎下,重复枯燥的训练动作,总也叠不好的“豆腐块”,再加上训练中脚指甲被挤掉了,我的情绪很低落。第一次给父亲打电话,听到那熟悉又慈爱的声音,我还没出口便哽咽了。父亲得知我脚指甲挤掉了还咬牙训练,心疼的同

时一直在鼓励我。他的话饱含深情和期许,给了我战胜困难的动力。

大三的体能联考对我来说是个坎。训练中,我的胳膊在篮板上磕青了,腿在过矮墙时又蹭掉一层皮,最关键的是成绩一直上不去,这让我十分苦恼。我在电话中向父亲请教提高成绩的办法,父亲对我讲起他自己类似的经历,语重心长地说:“搞好防护,掌握方法固然重要,但最关键的是要坚定信心。信心比黄金更珍贵,定力比财富更宝贵。找准了目标不急不缓,不因急躁违背规律,山再高向上爬总能登顶。”

我走在父亲曾经走过的路上,汲取着这支部队曾给予他的品质和热血,越走越坚定,越走脚步越扎实。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电话中的我很少叫苦,而是更多地通报喜讯。

“老爸,我顺利通过体能联考啦!这点程度的训练对我来说是小意思。”“儿子,好样的。我真为你感到骄傲。”挂上电话,一种难以言表的快乐洋溢在我的心中。我想起自己曾问过父亲的一个问题:“我什么时候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父亲回答:“等你战胜了种种艰苦,品尝到胜利喜悦的那一天!”



长征

第5453期